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弘明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張曽炳

謄録監生臣安宇樂

廣弘明集卷二十二

唐　釋道宣　撰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梁沈約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與佛地立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與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

所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或得路則至於佛也此衆生之為佛性實在其知性常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一切種智與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問曰受知非知耶答曰非也問此以何為體答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

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絕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之美惡不關此受知之具也問曰知非知既聞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來與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關答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來有因有果何得無美無惡乎

因緣義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一爾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縁互起一因一果内有差忒好生之性萬品斯同自然所禀非由縁立固知樂生非因縁因縁非樂生也雖然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召衆縁衆縁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譬諸非水非土穀芽不生因縁性識其本既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有受礙雖云獨起便成因内因外縁實由乎此也

形神論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

其無其無甚從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為言則形神幾乎惑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為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

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神不滅論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犬馬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其愚者則不辨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葢由

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糾遞襲一念未成他端互起互起衆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惑淺為

病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於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然也又昆蟲夭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修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麤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校

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粗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難范縝神滅論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

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
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
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
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
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矣刀則唯刄猶利非刃
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
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耶又昔日之刀今鑄
為劒劒利即是刀利而刀形非劒形於利之用弗改而

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為甲後生為丙天人之道或異徃識之神猶傳與夫劒之為刀刀之為劒有何異哉又一刀之質分為二刀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剖之為兩則飲齕之生即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刀之為利譬形之與神耶來論謂刀之與利即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為足用耳之用不為眼用而利之為用無所不可亦可斷鮫䖵亦可截鴻雁

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謂利之為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為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若以此譬為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為

譬也若形即是神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强令如一也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

形神俱謝彌所駭惕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毁單開之體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來論又云欻而生者欻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若請借子之衝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於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為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為用應與形俱形以始亡未朽為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為漸耶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

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為骨骼矣則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為死神生神化為死神即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翩復非枯木矣

性法自然論

陳朱世卿

禺兹先生喟然歎曰夫萬法萬性皆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貿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為惡惡人雖知惡之不足誡也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為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為善體愚者不自覺其為惡皆自然而然也座右之賓假氏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哉先生之說也違大道而謬聖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曰大道無主而無

所不主聖人無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為其不然也葢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德以檢其心說詩書六埶以訓其業此聖人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與善人六極序而隆行懲五福陳而善心勸三世為將覩覆敗之椎七葉修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侯邴昌趺而紹國斯道

家之効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貿者哉先生笑而應曰世所謂捋繩之人繩盡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課管陋為吾子陳之葢二儀著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隔萬法而盡然焉人為生最靈稟自然之秀氣稟妍媸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之情挺窮達修短之命封愚智善惡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動窮達修短藏之於命事至而後明妍媸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智善惡封之於性觸

用而顯徹此八句者總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有造為之者夫有造為之者必勞有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謬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化三年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蓋聖人設權巧以成教借事似以勸威見强勇之暴寡怯也懼刑戮之非禁乃陳禍淫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奬之故聽其言也似若勿爽徵其事也萬不一驗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蒸嘗莫主由遺行之所

招身居逸樂為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戮孫叔少不理虵長無令尹之貴邴吉前無陰德終闕丞相之尊若然則天道以重華文命答鮌叟之極愚以商均丹朱酬堯舜之至聖大伯三世無翫兵之咎而假嗣於仲虞漢祖七葉不聞篤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箕稱享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鍾積善躬事旅人之悲顔冠七十之上有不秀之咨丹在四科之初致斯人之歎而商臣累王剃南冒頓世居塞北首山無解顔之

鬼汨水有抱怨之魂康成以姓改鄉不濟小聖之禍王褒哀變隴木適受非妄之災二生居衞覆舟之痛誰罪三仁在亳剖心之酷何辜苦乃側近邦畿密近世代非墳籍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門之險心庫豺虺之毒役慮唯以害他為念行已必用利我為先錐刀推其尖銳谿壑訝其難滿内則百兩外榮千鍾内實優偃綺羅坐列甘膩鳴金縮玉富逸終身自有懷白壁而為襟瑩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啓蟄之殺手不忍折方

長之條懷殊材而莫採蓄美志而誰眄偏糅於冗雜之中見底於鄉閭之末抱饑寒而溘死與麋鹿而共埋享嘗寂漠孀孩無寄名字不聞湮沈電滅如斯可恨豈一人哉是知桀跖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及閔曾之篤行勿擬後慶之當臻故鶡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未必得之不肖者未必失之斯之謂矣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之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若然者則貧賤者立名之士所營而至也則富

貴者貪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貧賤自有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有富貴而非貪求貧賤而不廉讓且子罕言命道藉人弘故性命之理先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顯哉譬如温風轉華寒飈颺雪有委溲糞之下有累玉階之上風飈無心於厚薄而華霰有穢淨之殊途天道無心於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衎子聞于公待封而

封至嚴母望喪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覩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株而冀狡免之更獲耳大夫於是斂容而謝曰若僕者所執偏迷而昧通途守狹近而失遐曠今承德音渙然蒙啓譬猶疏蜀伏尸歷萬古而忽悟中山沈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銘諸紳或問曰朱子託憑虛之談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詳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之情包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於是爭奪之事斯興才

識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聖實使司牧樂者聖人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檢其迹五音之和以導其心設爵以勸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酬酢如響玉帛云乎非無為所薦鼓鐘斯合豈自然而諧千科滿目靡非力用所構百貫參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之臣隷周孔之學徒出入户牖伏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誡也善不能招慶禍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翾翔蠕動猶知去就況

人為最靈而同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譬之
非類情所未達敬待清酬答曰昔盧敖北遭若士自傷
足跡之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習
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若也今子以屈伸俯仰心慮
所為彫鏤剪琢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若
天地之所生請為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遠通諸物子
以耳聞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痾疾冷熱
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與寤安在何地有識者自知識之

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中傷身則識裂智若隨事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是推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其所由而製聖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兩像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於是殊形異慮委積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為者乃大無為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疊聖加以

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亂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剳孔子歷聘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稱回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亢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塹未若救杞梁之殞故榮落死生自然定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存顯然

因緣無性論 并序

陳釋真觀

泉亭令德有朱三議若非唯外學通敏亦是內信淵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與有性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交復有損正真過傷至道聊裁後論以袪彼執雖復辭無足採而理或可觀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兆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象之所未明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究而希玄君子互騁鑽求慕理

名人競加穿鑿啇茲所說則盛辨自然假氏所明則高
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干戈敗績於後而
愚心難啓暗識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通敏先生乃
抵掌而對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擅於偏隅自然則依
傍於老莊報應則祖述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
未為得也今為吾子揚搉而陳之夫三墳五典善惡之
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猶擁況復漆園傲吏怳惚
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自然之性乃為一時之矯俗

非關契理之玄謀今請問自然之本為何所趣有因果耶無因果乎若謂自然尚論因果則事同矛盾兩言相食愚人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傾不煩多難若謂永無報應頓絶因果則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義孝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招慶為善致殃亦應鑽火得冰種豆生麥未見聲和響戾形曲影端若也若以放勲上聖而誕育於丹朱重華至德而生於瞽瞍便為自然而然者竊為足下不足焉夫至親之道乃曰天性而各隨行業曽

不相關堯舜樹德於往生故稟玆靈智瞽瞍興惡乎前世故致此頑嚚而復共結重緣還相影發乃欲因凡顯聖以智化愚若無瞽瞍之兇豈知克諧之美自非放勲之聖誰化慢遊之惡故阿難調達並為世尊之弟羅睺善星同是如來之胤而阿難常親給侍調達每興害逆羅睺則護珠莫犯善星則破器難收以此而觀諒可知矣若云各有自性不可遷貿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為鳩本心頓盡橘變成枳前味永消昔富今貧定性之理

難奪先貴後賤賦命之言何在呂望屠牛之士終享太師伊尹負鼎之人卒登丞相戴淵四隣所患後著高名周處三害之端晩稱令德闍王無間之罪翻然改圖育王莫大之愆忽能尊善若依自性之理豈容得有斯義善人唯應修善不可片時造惡惡人恒自起惡無容一念生善是則榮枯寵辱皆守必然愚智尊卑永無悛革豈其然乎決不然也又若以修德之人翻感憂慼行善之者反致沉淪以為自然之命亦不然也若行善而望

報去善更遥修德以邀名離德逾遠若必挺珪璋之性懷琬琰之心本無意於名聞曾不欣乎富貴而英聲必孱雅慶方臻或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玉遂等沉泥暫且龍潛無虧鳳德豈容區區於天壤擾擾於世間自可固窮無煩隕穫至如太伯高讓而流芳千祀仲尼窮厄而傳名萬代顏稱早世特是命業不長冉致斯疾當由病因未斷二子伏誅彌顯衛靈之惡三仁受戮方見殷紂之愆首山之餓不免求名之責汨水之沉尚

貽懐怨之咎且夫決定成業非神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聖智而能禳並起昔因非今造也若謂屠割為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懐而豐財巨億以為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財今世重殃未招果報以其為罪既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縱其惡一朝禍盈舋積則便覆巢碎卵長歸鬲子泥黎永處無間地獄故書云惡不積無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招果報事接見聞至如王莽篡逆則懸首漸臺董卓凶殘

則曝屍都市晉侯殺趙朔感陷廁之悲齊主害彭生有墜車之痛夏祚顛覆桀之罪也殷宗殄喪紂之過焉故知因果之義雖離難准業報之理參差不定所謂生報現報及後報也請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計於義不可則報應之辨在言為得而前旨復云二君所述皆非契理未知此意可得而聞耶通敏先生曰子既慇懃屢請余亦僶俛相答但自省庸陋未伸其要妙耳尋法本非有非有則無生理自非無非無則無滅無生無滅諸法

安在非有非無萬物何寄蕩乎清淨推求之路斯斷夷然平等取舍之徑無從豈有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相可得直以凡品衆生未了斯致故横興諍論强生分别所謂渴人逐燄水在何池眼病見華空曾無樹但為引接近情祛其重惑微示因果略顯業縁使定性執除自然見弭若達乎正理悟此真法亦復何所而有何所而無哉於是二三君子相視心驚欣然領悟退席敬伏而言曰今者可謂朝聞夕死虚往實歸積滯皆傾等秋風

之落葉繁疑並散譬春日之銷冰謹當共拾前迷同遵後業矣

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北齊魏收

三有分區四生禀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車乘之期導彼沉迷歸兹勝地自寶雲西映法河東瀉甘露橫流隨風感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拔羣品於有待驅衆生於不二所以刻檀作繢構石彫金遍於萬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有事緗素精誠

踰於皮骨句偈盡於龍官金口所宣總勒繕寫各有三部合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虗空以平等施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周經藏願文　周王褒

年月日某和南云云葢聞九河疏迹策藴靈丘四徹中繩書藏羣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緑檢黄繩六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秘藏譬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四諦之法尼園八犍之文香山巨力豈云

能貿以歲在昭陽龍集天井奉為云云奉造一切經藏

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泥洹之說論議希有短偈長行青首銀函玄文玉匣陵陽餌樂止觀仙字關尹望氣栽受玄言未有龍樹利根看題不遍斯陀淺行同座未聞盡天竺之音窮貝多之葉灰分八國文徙罽賓石盡六銖書還大海仰願過去神靈乘茲道力得無生忍具足威儀又願國祚遐長臣民休慶四方內附萬福現前六趣怨親同登正覺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來應世聲敎被物慇懃微密結集法藏帝釋輪王既被付囑菩薩聲聞得揚大化度脫無量以迄于今至尊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南愚民餘燼相煽爰受廟略重清海濵役不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經多同煨燼結髮繩墨湮滅溝渠是以遠命衆軍隨方收聚未及朞月輕舟總至乃命學司依名次録並延道場義府覃思澄明

所由用意推比多得本類莊嚴修葺其舊惟新寶臺四
藏將十萬軸因發弘誓永事流通仍書願文悉連卷後
頻屬朝覲著功始畢今止寶臺正藏親躬受持其次藏
已下則慧日法靈道場日嚴弘善靈刹此外京都寺塔
諸方精舍而梵宮亙有小大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
多少斟酌分付授者既其懇至受者亦宜殷重長存法
本遠布達摩必欲傳文來入寺寫勿使零落而失無作
前佛後佛諒同金口即教當教寧殊玉牒須彌山上衆

聖共持金剛海底天龍盡護散在閻浮亦復如是追念繕寫之者厥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撤淨財豈可稱計所資甘雨用沃焦芽能生是佛本是般若人能弘法非道弘人恕已深思即是自為今陳此意乃似執著若不開警則不深固自行化他備在經律顧循菲識誠媿通方因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最勝無為第一樂内典法與自闕衆僧何事區區横相負荷但慶憑宿植生長王宫謁陛趨庭爲存遠大出受藩寄每

用祇斻非唯禮樂政刑一遵成旨而舟航運出彌奉弗
墜無容棄稷禼而同圉綺變菩薩而作聲聞越用乖方
旣其不可篤信受付竊敢當仁然五種法師俱得六根
清淨而如說修行涅槃最近徒守經律不依佛戒口便
說空心滯於有無上醫王隨病逗樂開乳含酥為方旣
異甘冷苦熱取療亦殊譬前後教門別赴機性根莖枝
葉受潤終齊總會津梁無不入道猶如問孝問仁孔酬
雖別治身治國老意無乖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內外相

融義同泯合何處有學毗曇而不成聖執黎耶即能悟真師子嚴鎧反貽毀於羸目象足至底翻取誚於蜂房心同匆戟諍踰水火經意論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恐施甘露更成毒藥儻均味海則致醍醐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萬善於仁壽總一乘於普會開發含識濟度羣生今所傳經遍於宇內衆聖潛力必運他方共登菩提早證常樂則是弟子之伸順弘誓於無窮平等坦然通遣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也

請御製三藏聖教序表　唐釋玄奘

沙門玄奘言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域求如來之秘藏尋釋迦之遺旨總獲六百五十七部並以載於白馬以貞觀十八年方還京邑尋蒙敕旨令於弘福道場披尋翻譯今已翻出菩薩藏等經伏願垂恩以為經序唯希敕旨方布中夏并撰西域傳一部總一十四卷謹令舍人李敬一以將恭進無任悚息之至謹奉表以聞謹言

答玄奘法師前表敕　唐太宗

省書具悉來旨法師夙標高志行出塵表汎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累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而蔭四生慧日將昏朗之而照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為經題者非已所聞又云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勑

重請三藏聖教序啓　　唐釋玄奘

伏奉墨勑猥垂獎喻祗奉綸言精守震越玄奘業行空

踈謬參法侶幸屬九瀛有截四海無虞憑皇靈以遠征
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實資朝
化所獲經論奉敕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陛下
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
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
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
目宸睠沖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
月麗天既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崖雲和

廣樂不秘響於聾昧金璧奇珍豈韜彩於愚瞽取緣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懸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雞園奥義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亦使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謹奉表奏以聞謹言敕遂許焉謂䶵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為汝父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為法師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二年幸玉華宫追奘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何

聖所作明何等義其答已令取論自披閱遂下敕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兗荊楊等九大州奘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唐三藏聖教序於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羣僚讀之

三藏聖教序　　唐太宗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

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刼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

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尊及乎晦影歸真
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
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
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
正於焉紛糾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
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
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
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

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兹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奥

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
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
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聖
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燄共拔迷途
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升升
墜之端唯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泫其華蓮
出淥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
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

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兹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謝敕賚經序啓　唐釋玄奘

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賾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徵羲冊覩奥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沙

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
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萬里怙天威如咫步匪
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
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以載乎白馬來獻紫宸尋蒙下
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
深媿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構
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眾妙之門同
法雲之濡百草一音演說億劫罕逢無以微生親承梵

響踊躍歡喜如聞授記無任忻荷之極謹奏表詣闕陳謝以聞謹言

答謝賚經序啓勅　唐太宗

朕才謝珪璋言慙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閑昨製序文深為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環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述三藏聖教序　唐高宗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

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奥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縁無惡而不翦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秘扃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歴遂古而鎭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寳蓋接祥雲

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奥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

立志夷簡神清齠齓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蒲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𦦨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

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照古
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輙以輕塵足岳
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為斯記

謝皇太子聖教序述啓　　唐釋玄奘

玄奘聞七耀摛光憑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因厚地以
通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既然演法依人理在無惑伏
惟皇太子殿下發揮睿藻再述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實
相珠迴王轉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與咸英而合韻

玄奘輕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銘佩奉啓陳謝謹啓

答法師玄奘謝啓書　　唐高宗

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覽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慙悚交並勞師遠臻深以為愧

金剛般若經注序　　唐褚亮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照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升彼岸

與夫輪轉萬劫蒸染六塵流遁以徇無涯踳駮而趣捷徑豈同日而言也頻川庾初孩早弘篤信以為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絶於言象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遠睠砥途而太息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奥義辯同炙輠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求詮述法師懸鏡忘疲衢罇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

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𥫗日舊疑涣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為像法之梁棟變羣生之耳目詞鋒秀上映鷲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閲賢智才無優洽精該曆㫖罕見其人今則沙門重闡籍甚當世想此玄宗鬱為稱首㳺唯闍茂始創懷袖月躔仲吕爰茲絶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鐘隨其小大鳴劒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授方且顧蔑琳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

揚正法遠東真本空懸金而不刋指南所寄藏羣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唐李儼

夫以觀鳥垂文振宏規於八體泣麟敷典涣洪波於九流循其轍者不踰乎寰域涉其源者僅歸乎仁義孰若至聖乘時能仁昭法剖秋毫於十地總沙界而詮道釋春冰於一乘冠塵劫而流化若乃是相非相是空非空窅乎不測廓焉無像假名言以立體包權實而為用窮

不照之照引重昏於夢境運無知之知導羣迷於朽宅究其實相則般若為之宗矣自真容西謝像教東流香城徙築於綿區寶臺移構於中壤鱗萃羽集者咸徇其法雲褰霧廓者已悟其真至矣哉無得而稱也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藏於長安城創譯一本名舍衛國曁於後魏宣武之世有流支三藏於洛陽城重翻一本名舍婆提江南梁末有真諦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樹林隋初開皇有佛陀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祇陀林大

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名誓多林雖分畛揚鑣同歸至極而筌詞析義頗亦殊途然流支翻者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又翻金剛仙論十卷隋初耶舍又翻無著釋論兩卷比校三論文義大同然新則理隱而文略舊則工顯而義周兼有秦世羅什晉室謝靈運隋代曇琛皇朝慧淨法師等並罷棠韶茂博雅洽聞耽味玆典俱為注釋研考秘賾咸騁異義時有長安西明寺釋道世法師字玄惲德鏡玄流道資素蓄伏膺聖教雅好斯文以解

詁多門尋覈勞近未若參綜厥美一以貫之爰掇諸家而為集註開題科簡同銘斯部勒成三卷號為集註般若兼出義疏三卷玄義兩卷現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靈山積壤于天之峻彌高巨海納川洛日之波逾廣披文者兼窮其理講導者洞盡其性學侶無疲於倍功談客有同於兼採金口妙義掩二曜以長懸玉軸微言貫三才而靡絕豈止聲谷鷲嶺字韞龍宮而已哉

與翻經大德等書 幷偈

唐柳宣

稽首諸佛願護神威當陳誠願罔或尤譏沈晦未悟圓覺所歸久淪愛海舟檝攸希豈執乖競和合是依玄離取有理絶過違慢乖八正戲入百非同捨同辨染淨混徹簡金去礫琢玉裨輝能仁普鑒凝慮研幾契誠大道孰敢毀誹諤諤崇德唯唯浸哀惟願留聽度有發揮望矜悃悃垂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宫假殁雙樹微言既暢至理亦弘剎土蒙攝受之恩懷生沾昭蘇之惠自佛樹西蔭覺

影東臨漢魏寔為濫觴符姚盛其風彩自是名僧間出達士連鑣慧日長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適羅浮圖澄近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陳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銓明有終未離於有為息言明道方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玄非玄理因玄以忘玄或是玄義雖冥會幽塗事絕言象然攝生歸寂終藉筌蹄亦既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干戈競發負者屏氣勝者先鳴故

尚降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無畏答難有方則物輩喧張我等恥辱是故專心適道一意總持法幢祇植法鼓遐震旗鼓既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既轉能威不伏若使望風旗靡對難含膠而能闡弘三寶無有是處尚樂吕奉御入空有之門馳正見之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其辭辯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詰菴園聞道必求猶波崙之歸無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名之疏若其

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今現僧徒雲集並是採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瀉水皆望蕩滌悼悔之源銷屏疑忿之聚有太史令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際為大覺玄軀無為是調御法體然皎日麗天實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實裨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黃葉為金山雉成鳳南郭濫吹淄澠混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歲將二千正法既通

末法初踐玄理鬱而不彰覺道浸將湮落玄奘法師頭陀法界遠達迦維目擊道樹金流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鷲嶺身入彼鄉娑羅寶階仍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檀特恒河如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域疑義悉皆質之彼師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觀而為常蘇妬路既得之於聲明耨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韞之胷懷理無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在震旦之所推定摩

訶之號乃羅衞之所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稍道然呂君學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陀羅佛法禀自生知無礙辯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見不同猶觸象各得其形共軰飯有異色呂君既已執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鐘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龍象蹴蹋非驢所堪猶緇服壼奥白衣不踐脫知龍種抗說無垢釋疑則苾芻悉曇亦優婆能盡輙附微志請不為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決所以承禀傳示

四衆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絶紹隆三寳其在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

答柳博士書　　唐釋明濬

於赫大聖種覺圓明無幽不察如響酬聲弗資延慶孰悟歸誠良道可仰實引迷生百川邪浪一味吞并物有取捨正匪虧盈八邪馳鋭四句爭名飾非鑑是抑重爲輕照日冰散投珠水清顯允上德體道居貞縱加譽毁未動遺榮昂昂令哲鬱鬱含情俟諸達觀定此權衡聊

仲悱悱用簡英英

還述曰頃於望表預屬歸敬之詞其文煥乎何偉麗也詳其雅致誠哉豈不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槩日封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慢結者漂淪而不窮至於六十二見爭翳薈而自處九十五道競扶服而無歸如來以本願大悲亡緣俯應内圓四智外顯六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道竭兹愛海濟(稟)識於三空殄彼邪山驅宵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源大矣哉悲智

妙用無徳而稱焉昔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照周感夜隕之瑞漢通宵夢之徴騰蘭炳慧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降邪安禪肅物緝頽綱者接踵維絶紐者肩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聨華靡替可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藴靈秀出含章而體一味瓶瀉以瞻五乘悲去聖之逾遠憫來教之多闕緬思圓義徇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弔振衣肇錫討本尋

源出玉關而遠遊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旋化神州揚真殄謬遺筌闕典大備茲辰方等圓宗彌廣前烈所明勝義妙絶衆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統無求也無求盡其實拂二邊之跡忘中道之相則累遣未易泊其深重空何以臻其極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為法在心為法形言為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表詮粹旨沖宗豈造次所能覼縷法師凝神役智詳正始末緝

熙玄籍大啓幽關秘希聲應扣擊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僧伏膺問道蓄疑請益固已飲河滿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遠近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葢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幖幟至若靈樞秘鍵妙本成功備諸奧册非此所云也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既宇該通夙彰博物弋獵開墳之典鉤深壞壁之書觸類而長應諸數述振風飈於辯囿摛光華於翰林騰首雲中先鳴日下五行

資其筆削六位佇其高談一覺太玄應問便釋再尋言象立試即成實晉代茂先漢朝曼倩方今蔑如也既而翾翔羣略綽有餘功而能敬慕大乘夙敦誠信比因友生戲爾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己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求非諠議於朝形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嚴其知也誠為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幾三疏向已一周舉非四十自無一是自既無是而能言是疏本無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是

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為非所非是是恒非不為是所是以茲聧失致惑病諸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宗體留依去體以為宗喻體喻依去體留依而為喻緣斯兩糸忘起多疑迷極一成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一心滞文句於上下誤字音之平去復以數論為聲論舉生成為滅成豈唯差離合之宗因畨亦違倒順之前後又採鄙俚訛韻以擬梵本囀音雖廣

援七種而只當一囀然非彼七所目乃是第八呼聲外

雜乖訛何從而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無窮體唯

極小復漸和合生諸子微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

於父母迄乎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成一呂公

所引易繫辭云太極生二儀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生萬物云此與彼言異義同今按太極無形肇生

有象元資一氣終成萬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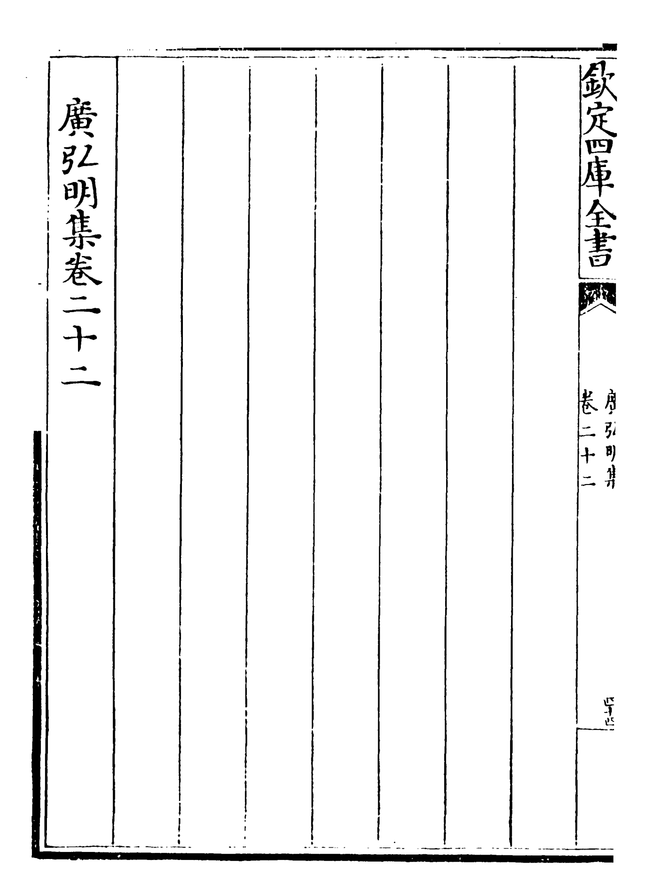
引類欲顯博聞義乖復何所託設引大例生義似同若

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葯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慊奚至於此凡所紕紊胡可勝言特由率已致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傾逐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可得乎試舉二三粗詳大意深疵繁緒委答如別尋夫呂公逹鑒豈孟浪而至此哉示顯真俗雲泥難易楚越因彰佛教弘遠正法凝深譬洪鑪非掬雪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居忠履孝靈府沈秘襟期遠邈專精九數綜涉六爻博考圖典瞻觀雲物鄙

衛宏之失度陋禆竈之末工神無滯用望實斯在既屬
呂公餘論後致間言以實際為大覺玄軀無為是調御
法體此乃信熏修容有分證禀自然終不可成良恐言
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然天師妙道辛以再斯且寇氏
天師崔君特薦共貽伊咎夫復何言雖謂不混於淄澠
葢已自濫於金鍮耳唯公逸宇寥廓學殫墳索庇身以
仁義應物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勁節以干雲湛清
瀾而鎮地騰芳文苑職處儒林捃摭九疇之宗研詳二

戴之說至於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莫不義符指掌事如俯拾罇俎咸推其准的法度必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絶聞於野魚麗之詠盈耳於朝唯名與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禀自夙成弘護之心實唯素蓄屬斯諠議同恥疚懷故能投刺含膠允光大義非夫才兼内外照實隣幾豈能激揚清濁濟俗匡貞耳昔什公門下服道者三千今此會中同德者如市貧道猥以庸陋叨厠末筵雖慶朝聞終慙夕惕詳以造䟽三德並是貫達五乘壖

仞罕窺辭夆難仰既屬商羊鼓舞而霈澤必霑詞雷迅發恐無暇掩耳僉議古人曰一枝可以戢羽何煩乎鄧林潢洿足以沈鱗豈俟於滄海故不以愚懦埀逼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顧已庸踈彌增悚恧指述還答餘無所伸釋明濬白



廣弘明集卷二十二

廣弘明集卷二十三

唐 釋道宣 撰

僧行篇第五 紹蹤聖種人斯弘道名罄三寶實副一歸

序

序曰夫論僧若六和為體謂戒見利及三業也是以道洽幽明德通賢聖開物成務則福被人天導解律儀則化垂空有並由式敬六和揚明三寶內蕩四魔之獎外

傾八慢之幢遂使三千國內咸禀僧規六萬遐年俱遵聲教非僧弘御孰振斯哉然則道涉窊隆岠六百之陽九塵隨信毁壞利用之安危通人不滯其開抑鄙夫有阻於時頌故使衆雜邪正布遍引之康莊心包明昧顯登機之衢術是知蒱顧之侶乘小道而攝生天熱之倫寄邪徒而化物擊揚敭於適道弘喻在於權謀未俟威容唯存離著若斯言之倫則通於理行者也或不達者妄起異端若見左行謬僻濫罔彌甚莫思已之煩惑專

憚彼之乖儀於即雷同荷冒坑殘夷滅下凡之例抱怨酷而消亡上聖之徒悼凶勃之安忍自古君人之帝殷鑒興亡之經開吞舟之宏網布容養之寛政闡仁風於寓內坐致太平弘出處之成規饗茲大賚餘則察察糺舉皆烹鮮之格言收羅咎失挹凝脂之密令及後禍作殃扇隄防莫開掩泣向隅斯須糜潰為天下之所笑也故集諸政績布露賢明或抗詔而立讜言或興論以詳正議或褒仰而崇高尚或銜哀而暢誄詞茲道可尋備

于後列

道士支曇諦誄并序

晉丘道護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哀哉法師肇胄西域本出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程縣都鄉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陽育之韶律胄遐方而誕秀協川嶽而禀神識情湛粹風宇明肅道致表於天期德範彰於素踞貞悟獨拔羣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衆論莫能

以干其執足以超塵絶詣慧旨發於弱齡研微耽玄明道昭於歲暮故能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葉嗣清徽於前哲穆道俗而歸懷焉遊涉衆方敷揚大業妙尋幽賾清言析微加善屬文辭識賞絫流固已諧契風勝領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爰乃慨以城傍難置幽居為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然靜外之默體自天心於是謝緣人封迵迹巖壑乃考室于吳興郡故鄣之崑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栖業所弘可以洗心滌垢筌象之美足

以窮興永年於是晞宗歸仁者自羣方而集欽風懷趣者不遠而叩津焉于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虛心應物不嘗以動止介懷推誠述義未始以道俗殊致其中抱一之德又遐邇所推方將灑拂玄路絙維頹風超外妙梯擬徹玄蹤惜乎不永遘疾而終識者深云亡之痛攸情感惟良之悲蓋無爵而貴生榮死哀者其此之謂矣雖至理冥一存亡定於形初玄識妙照骸詎同於朽壞然而闗情期於欣慼之境未泯乎離會之心者

亦何能不以失得為悲喜臨長歧而悽悵哉茍冥廢之難體寄筌翰以懷風援弱毫而舒情播清暉乎無窮乃作誄曰

綿綿終古曖曖玄路妙緣莫叩長寐靡寤生滅紛紜動息舛互相驅百世季葉彌蠹水溺塵勞孰知其故至人乘運靈覺中肇未覩滄流井鼃無小大明融朗幽夜乃曉滅有歸空除闇即曒道洽無方仁被禽鳥昧者靡遺識者彌了其一超哉法師道性自然一心絶俗祇誠重玄

研微神鋒妙悟無間塵之所著在至斯捐累之所引秉之彌堅擺落塵羈振抱靈淵其二遠遼清雅肅肅貞韻汪汪其沖疊疊其進和而有慨異而不峻渟心獨得標想千仞虛以應物無來不順其三汎遊弘化振響揚暉開道玄肆肇闢靈扉位制冥極剖析幽微忘懷善挹穆然靡違會通羣方總之所歸遐抗頹綱闡固法闡緒此妙慧乃播神威其四幽境湛然人肆諠引間邃易一華紛難泯公乃慨然中篤潛軫卜居川巖搆室林巘擯拭外緣潛

精內敏靡峉不服無微不盡其五蔚矣崑嶺崗阜丘墟連峯雲秀迴壑迂餘庭蔭蕭條階繞清渠翳然其遠肅爾其虛眇眇玄風愔愔僧徒味道閒室寂焉神居心隨道親情與俗疎其六道固無孤德必有隣淵清引映業勝懷人晞風宗玄自遠來賓亦有襟期時來問津湛湛先窮日日王神林壤有謝道心常新其七聖逝言絕賢表義乖翳翳末運玄化將頹澹矣夫子道俗歸懷庶享遐年振此落維如何不弔棄世永辭儀景長歸逝矣不追有識

深慟含情同悲嗚呼哀哉其八摧若綢繆聚淹信宿閒宴清宇藉卉幽谷或濯素瀨爰憩翠竹屢興名辰汎觴掇菊梨柚薦甘蒲筍為蔌賦詩詠言怡然俗足眷懷茲遊想之在目傷哉斯邁千載無復踐舊雲襟瞻情悲哭嗚呼哀哉其九有必之無始則歸卒達人妙覿千齡一日昧者或應橫為凶吉邈矣法師夙反玄室累劫之勤不速而疾厥遘冥緣終會靈術妙斤弗運實深喪質情在未冥悵為自失寄懷毫素徽風載述嗚呼哀哉其十

鳩摩羅什法師誄幷序

後秦釋僧肇

夫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待匠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有小成之運運在小成則靈津輟流期在高悟則玄鋒可詣然能仁曠世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靈規潛逝徽緒殆亂爰有什法師者蓋先覺之遺嗣也凝思大方馳懷高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藹故乃奮迅神儀寓形季俗繼承洪緒為時城塹世之安寢則覺以大音時將晝昏乃朗以

慧日思結頹綱於道消緝落緒於窮運故乘時以會錯
枉以正一扣則時無互鄉再擊則畏壘歸仁于斯時也
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車覆轍二想之玄既明一乘之
輿亦顯是以端坐嶺東響馳八極恬愉弘訓而九流思
順故大秦符姚二大王師旅以延之斯仁王也心遊大
覺之門形鎮萬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內盛弘法之術
道契神交屈為形授公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蘊
懷神寶感而後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之曜神光恢

廓大宗若曦和之出榑桑融冶常道盡重玄之妙閑邪
悟俗窮名教之美言既適時理有圓會故辯不徒興道
不虛唱斯乃法鼓重震於閻浮梵輪再轉於天北矣自
非位超修成體精百鍊行藏應時其孰契於兹乎以要
言之其為弘也隆於春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巍巍
乎蕩蕩乎無邊之高韻然隘運幽興若人云暮癸丑之
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乎大寺嗚呼哀哉道匠西傾
靈軸東摧朝曦落曜寶岳崩頹六合晝昏迷駕九迴神

闗重閉三途競開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極之感人百其懷乃為誄曰

先覺登霞靈風緬邈通仙潛凝應真沖漠叢叢九流是非競作悠悠盲子神根沈溺時無指南誰識冥度大人遠覺幽懷獨悟恬沖靜默抱此玄素應期乘運翔翼天路既曰應運宜當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禠褫俊遠髫齓逸量思不再經悟不待匠投足八道遊神三向玄根挺秀宏音遠唱又以抗節忽棄榮俗從容道門尊尚

素樸有典斯尋有妙斯録弘無自晢宗無擬族霜結如
冰神安如岳外跡彌高内朗彌足愜愜高韻可模可因
愔愔沖懷惟妙惟眞靜以通玄動以應人言為世寶默
為時珍華風既立二教亦賔誰謂道消玄化方新自公
之覺道無不弘靈風遐扇逸響高騰廓茲大方然斯慧
燈道音始唱俗網以崩癡根彌拔上善彌增人之寓俗
其塗無方統斯羣有紐茲頽綱順以四恩降以慧霜如
彼維摩迹參城坊形雖圓應神沖帝鄉來教雖妙何足

以臧偉哉大人振隆圓德標此名相顯彼沖默通以衆妙約以玄則方隆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遭幽里冥尅天路誰通三途誰塞嗚呼哀哉至人無為而無不為擁網遐籠長羅遠羈純恩下釣客旅上擒恂恂善誘肅肅風馳道能易俗化能時移奈何昊天摧此靈規至真既往一道莫施天人哀泣悲慟靈祇嗚呼哀哉公之云亡時唯百六道匠韜斤梵輪摧軸朝陽頽景瓊岳顛覆宇宙晝昏時喪道目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感我增摧

衂嗚呼哀哉昔吾一時曾遊仁川遵其餘波纂承虛玄用之無窮鑽之彌堅躍日絕塵思加數年微情未敘已隨化遷如可贖兮貿之以千時無可待命無可延惟身惟人靡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昊天嗚呼哀哉

武丘法綱法師誄并序　　宋釋惠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綱法師卒嗚呼哀哉夫峭立方矯既傷於通任平隨圓比又虧於剛潔山居協枯槁之弊邑止來囂湫之患酌二情而簡雙事者法師

其有焉少遊華京長棲幽麓樂志入出乘情去來濆猷人流就閒於木石鬱寂丘壑求歡於物類人以為無特操我見其師誠矣天性膚敏陶漸風味從容情理賞託文義交遊敦亮盡之契進趣慕復外之道埋身法服朱纓之累早絕抗趾神疆丹墀之閾夙判況乃桑門嬌拂之跡徒倚伏之數者哉昔因邂逅傾蓋著交同以翦落吏契羣萃布懷舒憤以寄當年遂攜手遊梁比翼棲鄧餐風靈岫挹道玄津比樂齊譏千載一時自林傾烏散

奄忽盈紀予薄高柯予淪泥滓常冀曾卜索居之遇遂
成梁高山海之別東瀾弗復西景莫收致盡川征歸骨
首丘嗚呼哀哉誄曰
厥族氏殷實湯之裔榮聲中微源流昭晰少遭閔凶宗
無緦總慈姑經營託是養衛爰逮三五聰韻特挺雙竒比
秀偶羅疎頴志陋中區思擢神境脫落生近耽慕緣永
既遵玄轍洞曉名迹仁義之外通非所惜室欲靡遂坐
以會適弗依朱扇考卜巖壁來不濡足去不絕䎹頡頏

升萃進退損益予惡浮波爾能即心俱翔道澤同集德林齋拂和風共聆玄音自宮徂國在目在襟徃化綿邈遺思沈吟亦既離逖天道明晰爾出舊山予反遐裔庶秉和運同蔭共憩寒灰弗烟落葉離綴睽顧莫從子遂下世人之云亡風懷掩翳嗚呼哀哉玄冬凄冽江滸蕭條寒風颷幕飛霰入艘命有近止歸途尚遥憫憫即盡寂寂哀號孤旅如薄均化無褒嗚呼哀哉懷遊居之虎丘悼冥滅之廬嶺惟採録於中京念提攜於畨境情飄

飆於雙巒思纏綿於兩省何綢繆兮無極心所存兮腷
臆閲嚴冬兮已謝籍隆暑兮旣息四運紛其遭迴情期
眘以長匿苟來緣之匪亡眷生年以增惻嗚呼哀哉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并序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卒於廬山嗚呼哀
哉善人告盡追酸者無淺含理云滅如惜者又深法師
本姓魏氏彭城人也父廣戚縣令幼而奇之攜就法汰
法師改服從業夫資聰茂思悟夙挺志學之年便登講

座于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辭挫慮服其精致魯連之屈田巴項託之抗孔叟殆不過矣加以性靜而剛烈氣諧而易遵喜捨以接誘故物益重焉中年遊學廣搜異聞自揚徂秦登廬躡霍羅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之要咸暢斯旨究舉其奥所聞日優所見踰賾既而悟曰象者理之所假執象則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束教則愚化是以徵名責實惑於虛誕求心應事芒昧格言自胡相傳中華承學未有能出斯誠者矣乃收迷獨運

存履遺迹於是衆經雲披羣疑冰釋釋迦之旨淡然可尋珍怪之辭皆成通論眀周之伸名教秀弼之領玄心於此為易矣物忌光頴人疵貞越怨結同服好折羣遊遂乖翼歛趾銷影巖穴遵晦至道拔跡愚公登舟之迹有往無歸命盡山麓悲興𥨊鐵嗚呼哀哉

泗汴之清呂梁之峻唯是淑靈育此明俊如草之蘭如石之瑾匪曰薰彫成此芳絢爰初志學服膺玄跡經耳了心披文調策弱而登講靡章不析善以約言弗尚辭

儘有識欽承厭是鉤賾中年稽教理洗未盡用是遊方
求諸淵隱雖遇殊聞彌覺同近途窮無歸迴轅改軫艾
夷名跡闡揚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曉若出朝啇其明
昭昭四果十住藉以汲矯易之牛馬莊之魚鳥孰徵斯
實兆迷斯道淹留兹悟告子晦言道誠在斯羣聽咸播
不獨抵峙誚毀多聞予謂無害勸是宣傳識協貞誠見
誨浮諠黙蔭去大弭此騰口增栖成英奐逘望藪遁思
泉源無閡川阜戾乘閒託曰仁者壽命也有懸曾不永

久蘭蓀連類氣傷于偶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告慕風肅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交手分路茫茫去止悽悽情顧熟在隱倫各從沿泝愬是長乖異成永互嗚呼哀哉遡來風之絕響送行雲之莫因緬三冬其已謝轉獻歲於此春聽陽禽之悅豫矚神氣之氤氳念庠序於玆月信習業之嘉辰隱講堂之空觀惻高座之虛閒歎因事以矜理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昧信順可推理不湮滅庶或同歸中天可略情念可遺短章無

布聊以寫悲嗚呼哀哉

曇隆法師誄并序

宋謝靈運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已不患其蹟而終莫相辯我若咸歎翻淪得拔竟知于誰蕫行跡立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猶同歇然意非身之所挫期出命之所限若目所親覿見之若人矣慧心朗識發於髫辯生自豪華家贏金帛加以巧乘騎解絲竹沫絕景於康衢娛絃管於華肆若非徒經旬涉朔彌歷年稔

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邛矣既而永夜獨悟中飲興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絕且三界迴沈諸天倏瞬況桑景牛山趙武企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願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擯落榮華兼濟物我之志母氏矜其心姊弟伸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閨門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向之靡樂判之盛年終古恩愛於今仳別矣旅舟南遡投景廬岳一登石門香罏峯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

深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萬里相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遥羡豈望人期頗以山招法師至正鄙人縈役前詩叙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間反山成説款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挹迴澗茹芝术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靡喜愠之容令尹一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祛滌近滯蕩吝濯垢日忘其疾庶自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歸徵集何縁晚節罹疊遠見參尋至止阻澗音塵殆絶值

暑遘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頗實有由承凶感痛實百常情紙墨幾時非以斯名蓋欽志節追感平生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茅覩彙物以靈異人以智貴即是神明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慧心夙察吐噏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苑風過氣越如彼天倪雲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已儻或愚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繒才練藝技驤首

揮霍繁絃綺靡酒娱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曛夕忌星徙悠悠白日凄凄良夜年往歡流厭來情舍苦樂環迴終卒代謝弃而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奪何術推移精粗渾淆善惡參差即心有限在理莫規試覈衆肆庶獲所窺道家蹟近羣流欽遠假名恒誰傍義豈反獨有蕪忘因心則善傷物沈迷羨彼驅遣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别榮冀永息幽嶺舍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子取其静昏之視明即愚成絶智之秉情對理斯涅否既

弗祛滯亦安拔子之矜之為爾苦節節苦在已利貞存
彼以明闇逝以慈累徙欲以援物先宜濟此發軫情達
終然理是梁鴻攜妻荷蓧見子雞黍接人行歌通已於
世日高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絕神理形壽易盡然諾
難判秉心即化棄身靡歎懷道彌厲景命已旻矜物辭
山終息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延陵已了鳶螻同施
漆園所曉委骸空野豈異豈矯幸有遺餘聊給蟲鳥嗚
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經始偕是登臨開石

通澗剔柯疏林遠眺重疊近矚嶇嶔事寡地閒尋微探賾何句不研奚疑弗析帙舒軸卷藏拔紙襞問來答往俾日餘夕沮溺耦耕夷齊共薇跡同心歡事異意違承疾懷灼聞凶慈悲孰云不痛零淚沾衣嗚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終秋中冬踰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情倍俯謝常人仰愧無待嗚呼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并序

道存一致故異化同暉德合理妙故殊方齊致昔釋安

公振玄風於關右法師嗣沬流于江左聞風而悅四海同歸爾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於是衆僧雲集勤修淨行同法餐風棲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仰紹舍衛之風廬山之嵎俯傳靈鷲之旨洋洋乎未曾聞也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違此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從心功遂身亡有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哉乃為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頹綱是寄體靜息動懷

真整偽事師以孝養徒以義仰弘如來宣揚法雨俯授法師威儀允舉學不閱牖鑒不出户粳糧雖御獨為長楚朗朗高堂肅肅法庭既嚴既靜愈高愈清從容音旨優游儀形廣演慈悲饒益衆生堂堂其踞亹亹其資憩角味道辭親隨師供養三寶析微辨疑盛化濟濟仁德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戒德鞠躬令聲續振五濁暫隆弘道讚揚彌虚彌沖十六王子孺童先覺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甘露潤澤如彼瓊瑤既

磨既琢大宗戾止座衆龍集聿來胥宇靈寺奚立舊望研幾新學時習公之勗之載和載輯乃修什公宗望文泰乃延禪衆親承三昧衆美合流可上可大穆穆道德超於利害六合俱否山崩海竭日月沈暉三光寢晣衆麓摧柯連波中結鴻化垂緒徽風永滅嗚呼哀哉生盡沖素死增傷悽單縈土槨示同斂骸人天感悴帝釋慟懷習習遺風依依餘凄悲夫法師終然是棲室無停響途有廣蹊嗚呼哀哉端木喪尼哀直六年仰慕洙泗俯

憚弟荃今子門徒實同斯艱晨掃虛房夕泣空山嗚呼法師何時復還風嘯竹栢雲靄巖岑川壑如泣山林改容自昔閒風志願歸依山川路邈心往形違始終銜恨宿緣輕微安養有寄閻浮無希嗚呼哀哉

若耶山敬法師誄并序　宋張暢

夫待物而遊致用生外道來自我懷抱以歡故晦寶停璞導蕪車以出䰠鸞逸雲緒豈增軒以入衞是以士之傲俗尚孤其道幽居之民無悶高獨吾每宣書夙流照

爛故已政予感詠身心不足若乃沖獨之韻少歲已高
絕嶺之氣早志能遠初總駕廬山年始勝髮緬邈之志
直已千里乃求剃形就道忘家入法時沙門釋慧遠雖
高其甚高以其尚幼未之許也遂乃登絕澗晉太陽臨
虛投地之險以身易志法師乃奇而納焉胄翔華脩業
集素履勁露未嚴先風苦節同學不勝其勞若人不改
其操于時經藏始東肆業華右遂扣途萬里屢遊函洛
定慧相曉致用日微羅什既忘遠公沈世乃還迹塞門

屏居窮岫其不出意若耶之山者於兹二十餘年矣余叔謝病歸身唯風停想法師乗感來遊積席談晏清謝竟言不別而別故已默語交達而動静虚員矣徵士戴顒秀調宣簡神居其逸風理交融乃倚岫成軒停林啓館即此人外因心會友西河方浪東山已潰風雲既盡草木餘哀心之憂矣淚合無開嗚呼哀哉乃為誄曰

在尚上王歌鳯伊洛逸路翔雲高軒鳴鶴靈源世流幽人代作歸來之子跨古遙運結轍承風遵途襲問緯玉

則温經金斯振歲學兩幼年盈數始令德既軒其秀唯
起鋒頴萬代風標千里情愛相輕家國如草達矣哲人
獨肆玄寶總駕七覺飛鞍八道三江多静湛勝廬山地
去萬物軌迹停玄遠遼清慧結宇承煙前驅羣有首路
人天吾生製融集彼清風業流善會情竦妙同白日春
上素月秋中方寸無底六合可窮卓彼羅什三界特秀
真俗冠冕神道領袖若人對響承車即轍沙漠織寒長
風負雪投袂冰霜攬裾暮節誰斯問津悠焉在哲莊矜

老帶孔思周懷百時如一京載獨開匈地既蒲頥惟糟
粃移此無生悽居樹席妙入環中道出形上所謂伊人
玄途獨亮智虛于情照實其相生住無住異壞相尋羅
什就古慧遠去今匠石何運伯牙罷音殷憂逃遁昔還
爾心東巖鮮迹削景若耶早悵風首春席雲阿流庭結
草復渚含波月軒東秀日落西華情步不辭寢興高絶
白雲臨操清風練節經綸五道提衡六趣四諦歸想三
乘總路生滅在法諸行難常哲人薪盡舊火移光白日

投晦中春起霜嗚呼哀哉昔余丸髮早識清襟送志非
歲迎韻者心家貧親老耕而弗飽就檄追歡身素孤夭
既隔于形徒通以道自我徙病高榭東山明月逐靜白
雲路閒承松吐嘯風上舒言咨予載偯夙居涼峻佇館
伊人流心酌韻如何高期隔成幽顯五絃喪矣三觴誰
餞嗚呼哀哉山泉同罷松竹哀涼秋朝霜露寒夜嚴長
嗚呼哀哉孤猨將思旅鴈聲時廣閒性品無情者誰連
臺成草比館唯悲存亡既代物色長哀嗚呼哀哉蒼生

失御萬物無歸陰輿就夜重陽頹暉嗚呼哀哉伊四望之茫茫愴予心之悄悄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其無兆隱長思以歔悲諒從横於言表嗚呼哀哉

新安寺釋玄運法師誄并序　南齊釋惠琳

維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甲午沙門玄運右卧不興神去危城嗚呼哀哉法師本譙邦右族寓於燉煌幼禀端明仁和之性長樹弘懿沖閒之德真粹天挺夙鑒道勝乃遺擯俗纓超出塵礙濯景玄津栖習法道率由儀律之

絕精學體微之妙潛仁晦名之行散畜忘相之施無得而稱者日夜而茂焉敷說架乎當時理思冠乎中世鑽仰之徒自遠而來虛至實歸遍于轍迹帝后儲貳之尊藩英鼎宰之重莫不揖道宗師瞻猷結敬而宏量邃奥不以貴賤殊其顧眄夷整淵深不以寒暑品其懷抱所以總綜像末崇振頹流者法師其人矣啓訓之緣有限負手之歌會終風火告徵愈恬明於危識靈聖滅現屢恭悅於告漸春秋六十九嗚呼哀哉外稟哽識內諮慟

魂慕題往迹行實浮言乃作誄曰

世滯悠曠苦海遐長欲善修掩愛網宏張法燈不曜慧日霾光朽宅燔仆炎火浮揚二儀構毀筭其有歲三轉廓遠空劫誰計從冥詎曉淪川莫濟接踵既踈貿資命世日誕明哲降靈自緣涵徽緼器有表孩年神機幼徹凝鑒早宣猶玉初瑩若珠啓泉疵厭塵濁超悟玄微訣捨恩縛澄翦情違齠年植節卝歲從師承規檢敬肅範儀威秉躬淳潔淑慎心行學辯秘源問窮理奧前隱用昭往

疑斯鏡匠泆功倍思高業盛爰洎中歲綽奥宏廣輪演法空
雲滁日朗秉衡若夷擁開似敞悠悠品類式是宗仰右河振
開左江摽秀聲因德宣稱緣道富提獎詢求悦懌研授仁厚
猶地志高如岫輟餐赴嗛捨纊矜寒蓄無停日財以施殫學
賤傲色匪貴渝頹湛兹懿慶均彼藉蘭教之所洽晦識斯明
智之所誘務以心成接昏茂貨撫迷諒情憑微請要莫不咸
亨險路恒遠引開有極生滅相揮念念匪息徂年寡留西光
遽逼雲變豈停將運淨域嗚呼哀哉體深病苦處達四疾鍼

石醫巫分劑貶失端情法旅正想慈律不捨界勤誓拯羣物嗚呼哀哉合旣終離假會應謝同悲素林寂然中夜談人最善瞻天儼駕即彼紺宮去此塵舍嗚呼哀哉絶微言於永沒毀舟航於遐遊挨崇臺之嚴華蕪峻堂之雕麗捨形有其若遺還情靈其何界資訓仰兮眷徒空血淚兮感逝嗚呼哀哉

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碑并序　唐裴子野

法師諱智稱河東聞喜人也俗姓裴氏挹汾澮之清源禀河山之秀質蓄靈因於上葉感慧性於閻浮直哉惟清爰初夙

備溫良恭儉體以得之然而天韻真確含章隱曜沈漸人羣莫能測其遠邇葢由徑寸之華韜光濬壑盈尺之寶未剖聯城鑒觀者罔識其巨麗遊聽者弗得其鴻名羈束戎旅俛起阡陌年登三十始覽衆經退而歎曰百年倏忽功名爲重名不常居功難與畢且吉凶悔吝孔書已驗變化起伏歷聖未稱安知崢嶸之外寥廓之表籠括幽顯大援無邊者哉彼有師焉吾知歸矣遂乃長揖五忍斂衽四依挫銳解紛於是乎盡宋大明中益部有印禪師者苦節洞觀

鬱為帝師上人聞風自託一面盡禮印公言歸庸蜀乃攜手同舟以宋太始元年出家於王壘誠感人天信貫金石直心般若高步道場既而敬業承師就賢辨志遨遊九部馳騁三乘摩羅之所宣譯龍王之所韜秘雖且受持諷誦然未取以為宗常謂攝心者迹迹密則心檢弘道者行行察則道存安上治人莫先乎禮閑邪遷善莫尚乎律可以驅車火宅翻飛苦海瞻三途而勿踐歷萬切而不衰者其毗尼之謂歟乃簡棄枝葉積思根本頓轡洗心以為已任

於是曳錫蹻步千里遊學擁經持鉢百舍不休西望荆
山南過澧浦周流華夏博採奇聞土木形骸琬琰心識
靡高不仰無堅不攻寢之所安席不及煖思之所至食
不遑餐入道三年從師四講教逸功倍而業盛經明每
稱道不墜地人各有美宣尼之學何詎常師于時具隱
二上人先輩高流鳳鳴西楚多寶穎律師洽聞温故翰
起東都法師之在江陵也稟具隱為周旋爰及還京洛
以穎公為益友皆權衡殿最言刈菁華捨稊稗而膳稻

梁會鹽梅而成咒飪其理練其旨深膚受末學莫能踵武以泰始六年初講十誦於震澤闡揚事相咫尺神道高談出雲漢精義入無間八萬威儀怡然理暢五部章句渙爾同波由是後進知宗先達改觀暉光今問於斯籍甚法師應不擇方行有餘力清言終日而事任其中立栖雲於貝區營延祚於建業令不待嚴房櫳肅靜役不加迅棟宇駢羅自方等來儀變梵為漢鴻才鉅學連軸比肩法華維摩之宗往往間出涅槃成實之唱處處

聚徒而律藏憲章於時最寡振裘持領允屬當仁若夫淵源浩汗故老之所迴惑峻阻隱複前修之所鮮備皆剖析毫釐粉散膠結鉤深致遠獨悟胸懷故能使反戶之南彎弓之北尋聲赴響萬里而至門人歲益經緯日新坐高堂而延四衆轉法輪而朝同業者二十有餘載君子謂此道於是乎中興絶慶弔屏流俗朱門華屋靡所經過齊竟陵文宣王顧輕千乘虛心八解嘗請法師講於邸寺既許以降德或謂宜脩賓主法師笑而答曰

我則未暇及正位函丈始交凉燠時法筵廣置髦士如林主譽既馳客容多猛發題命篇疑難鋒出法師應變如響若不留聽囿辨若土崩負强者折角莫不遷延從靡亡本失支觀聽之流稱為盛集法師性本剛克而能悅以待問發言盈庭曽無忤色虛已悄約咸竭厥才依止疏附訓之如一少壯居家孝于惟友脫屣四攝愛著兩忘親黨書介封而不發内恕哀慼抑而不臨常曰道俗異故優陀親承音旨寧習其言而忽其教煩惱煦濡

蕭然頻遺法師之於十誦也始自吳興迄于建業四十有餘講撰義記八篇約言示制學者傳述以為妙絶古今春秋七十有二齊永元三年遷神于建康縣之安樂寺僧尼殷赴若喪昆姊諒不言之信不召之感者云若夫居敬行簡喜愠不形於色知人善誘甄藻罔遺於時臨財廉取予義明允方大處變不渝汪汪焉堂堂焉渤碣河華不能充其量蓋淨行之儀表息心之軌則與弟子道進等感梁木之既摧慟德音之永閟俾陳信而有

徽庶流芳而無愧

廬山香鑪峯寺景法師行狀　　齊虞羲

法師諱僧景本姓歐陽衡陽湘鄉人也資無始之良因得今生之遠悟黄中通理幼而自然好誦經善持操行止有方身口無擇十歲而孤事母盡孝母為請室良家非其好也辭不獲命弱冠以世役見羈于時駁馬生郊羽檄日至躬擐甲胄跋履山川且十年矣雖外當艱棘而内結慈悲故未離人羣已具悉心之行後行經彭蠡

見廬嶽而悅之於是有終焉之志復反湘川稍棄身非所味道忘食日一菜蔬後得出壘門便離妻室忽夢廬山之神稽首致敬曰廬山維嶽峻極于天是曰三宮壁立萬仞欲屈真人居之真人若不見從則此山永廢矣又夢受請而行至香鑪峯石門頂見銀閣金樓丹泉碧樹崢嶸刻削希世而有於是雞鳴戒旦便飄爾晨征于時江陵僧徒多有行業或告法師曰荆州法事大盛乃因此東杫自夏首西浮遇僧淨道人深鮮禪定乃曰真

吾師也遂落髪從之住竹林禪房始斷粒食默然思道
或明發不寐刺史聞風而悦欲相招延或曰此公乃可
就見不可屈致也於是累詣草廬遂服膺請戒江漢人
士亦迴向如雲先是神山廟靈驗如響侵迕見災且以
十數法師考室其旁神遂見形為禮使兩神童朝夕立
侍有女巫見而問之法師不答廬山神復來固請以永
明十年七月振錫登峯行屐所見宛如夢中乃即石為
基倚巖結構匡坐端念虎豹為羣先徳曇隆慧遠之徒

亦卜居于此既人跡罕至遂不堪其憂且山氣氳氳令人頭痛身熱曽未幾時莫不來下唯法師獨往一去不歸既却禾黍之資不避霜露之氣時捫蘿越險行動若飛或有羣魔不喜法師來者能使雷風為變以試法師既見神用確然羣魔乃止久之復隨險幽尋造石梁石室靈山秘地百神之所遨遊也法師説戒行香神皆頭面禮足昔神人吳猛得入此遊觀自茲厥後唯法師復至馬羲皇已來二人而已矣初法師入山二年禪味始

具每歛心入寂偏見彌勒如來常云宿植之緣也建武四年春忽語弟子曰吾壽當九十但餘年無益於世而四大有累於人思拯助衆生不得久留此矣七月二十一日標極嶺西頭為安屍之處人莫之知也後七日而疾疾後七日而終春秋五十八臨終合掌曰願即生三途救一切衆生苦又曰吾以身施烏鳥愼勿埋之初法師喚下寺數人安居講授或謂法師曰今欲出山尋醫又勸進飲食法師曰吾累在此身及吾無身吾有何累

勿多言也遷化旬有六日容貌如生兩指屈握伸之隨復如故宿德比丘皆曰夫得道人多以七為數法師自疾至歿不具然𩒜兩指不伸亦良有以也初鑪峯孤絶羽翼所不至自法師經始常有雙烏來巢及法師即化烏亦永逝矣唯法師宿籍幽源久素淨業故慈悲喜捨習與性成微妙玄通因心則有入山林而不出絶榮觀而超然若乃八珍强骨之資九轉延華之術皆如脫屣矣唯直心定志在無價寶舟愛護化城期為彼岸鑽仰

不測故未得而名焉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梁沈約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人也其先出自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六世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為宣王侯伯平王東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為梁伯漢景帝世梁林為太原太守徙居北地烏氏遂為郡人焉自時厥後昌胤早世名德交暉蟬冕疊映漢元嘉元年梁景為尚書令少習韓詩為

世通儒魏時梁𪞝為司徒左長史秘書監博極羣書善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為涼雍二州刺史即尼之𨒪祖也闡孫撝晉范陽王虓驃騎參軍事漁陽太守遭永嘉蕩析淪於偽趙為秘書監征南長史後得還晉為散騎侍郎子嶹字道度征虜司馬子粲之仕宋征虜府參軍事封龍川縣都亭侯尼即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曠劫體妙解於當年而性調和綽不與凡孩孺同數弱齡便神情峻徹非常童稚之伍行仁尚道洗忘法門

至年十歲慈念彌篤絕粉黛之容棄錦綺之翫誦經行道長齋蔬食年十二便求出家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許於是心祈冥感專精一念乃屢獲昭祥亟降瑞相第四叔超獨為先覺開譬內外故雅操獲遂上天性聰敏幼而超羣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行道聞讀大涅槃經不聽食肉於是即長蔬不噉二親覺知若得魚肉輙便棄去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師往來梁舍便受五戒勤翹奉持未嘗違犯日夜恒以禮拜讀誦為

業更無餘務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物唯充功德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道父母為障遂推流歲月至年二十九方獲所志落髮青園服膺寺主上事師虔孝先意承旨盡身竭力猶懼弗及躬修三業夙夜匪懈僧使衆役每居其首精進劬勤觸事關涉有開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即便記云此尼當生兜率天也又親於佛殿内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如牛吼二尼驚怖迷悶戰慄上惔然自若徐起下牀歸房執燭檢聲所

在旋至构欄二尼便聞殿上有人相語云各自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中坐伴類數人一尼鼾眠此尼於睡中見有一人頭届于屋語云勿驚某甲師也此尼於是不敢復坐又以一時坐禪同伴一尼有小縁事暫欲下牀見有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撓某甲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曾有如此之事比類甚繁既不即記悉多漏忘不得具載性愛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承於是現請曜律師講内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夜即

夢見鵄鵲鴝鵒雀子各乘車車並安軒車之大小還稱可鳥形同聲唱言我助其甲尼講去既寤歡喜知事當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皆精後復又請頴律師開律即發講日清淨[illegible]水自然香如水園香氣深以為欣既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更無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獨即諮律師律師答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恐違失且見諸寺尼僧多有不如法乃喟然歎曰嗚呼鴻徽未遠靈緒稍隤自非引咎責躬豈能導物即

自懺悔行摩那睡於是京師二部莫不咨嗟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尚爾思愆何况我等動靜多過而不慚愧者哉遂相率皆懺無有孑遺又於南園就頡律師受戒即受戒日淨甕水香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以餘寺無不更受戒者律師於是亦次第詣寺敷弘戒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遐流迄屆于今頡律師又令上約語諸寺尼有高床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勤無不祇承律藏之興自玆更始後又就三藏法師受戒清淨

水香復如前不異青園徒衆既廣所見不同師已遷背更無覲侍於是思別立住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默者以宋大明七年八月故黃修儀及南昌公主深崇三寶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麻衣弗溫藿食忘饑躬執泥瓦盡勤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號曰禪林益性好閑靜冥感有徵矣而制龕造像無不畢備又寫集衆經皆令具足裝潢染成悉自然有娑羅伽龍王兄弟二人現迹彌日不滅知識往來並親瞻覩招納同住十有餘

人訓化奬率皆今禪誦每至奉請聖僧菓食之上必有
異迹又於一時虔請聖衆七日供養禮懺始訖攝心運
想即見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呿羅一云呲呿羅
所著袈裟色如桑椹之熟因即取泥以壞衣色如所見
倣於是遠近尼僧並相倣斅改服間色故得絶於五大
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日
日凡聖無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既豐復更請罽賔國
五百羅漢足上為千及請凡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

有一外國道人衆僧悉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罽賔國來又問來此幾時答云來此一年也衆僧覺異令人守門觀其動靜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盛香湯及以雜物因而禮拜內外寂默即聞器㭰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人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揺動故知神異又曽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言已曉自起開户見外猶闇即更閉户還牀復寢久久方乃明

也又經違和極篤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界山河樹木浩然無礙欣爾獨笑傍人怪問具陳所見即能起行禮拜讀誦如常無異又於一時復違和亦甚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觧問言為何所捧答云見寶塔從地出意欲接之旛花伎樂無非所有於是疾恙豁然而除都無復患又復違和數日中亦殊綿惙恒多東向視合掌向空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即自說云見彌勒佛及與舍利佛目連等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

數甚無量滿虛空中須臾見彌勒下生翅頭末城云有
人持播華伎樂及三臺來迎於此上播華伎樂非世間
比半天而住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未見
但聞有而已爾時已作兩臺為此兆故即更作一臺也
又云有兩樹寶華在邊人來近牀語莫壞我華自此之
後病即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或得涼風或得妙樂
或聞異香病便即愈疾瘥之為理都以漸豁然而去如
此其數不能備記又天監三年一夏違和於晝日眠中

見虛空藏菩薩即自圍繞誦唄唄聲徹外眠覺所患即除又白日臥開眼見佛入房牖蕊蒲屋語傍人令燒香了自不見上以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不下飲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率天上住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即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好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檀越勿見遺棄上即答云法師丈夫又弘通經教自應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師又云不如

此也雖為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轉惡與今法師素疎不堪相見病既稍增飲粥日少為治無益漸就綿惙至七月十二日爾時天雨清涼悶勢如小退自云夢見迎來至佛殿西頭人人捉旛竿猶車在地旛之為理不異世間隊擔鼓旗旛也至二十日便絕不復進飲粥至二十二日令請相識衆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五日云見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後泯然而卧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云上兜率天見彌勒

及諸菩薩皆黄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清淨睍可高三尺許以上彌勒即放光明照于上身至兜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滿故不復須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皆臭是以不肯食於彼天上得波利麩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人問何意將麩去答云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法師是人中果報那得食天上食不聽將去既而欲見令法師閒居上為迎法師來相見語法師可作好菜食以餉山中坐禪道人若修三業方得生兜率天耳法師不

坐禪所以令作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因緣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說餘事但云有三十二童子一名功德天二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領恒來在左右與我驅使或言得人餉飲食令衆中行之復云空中晝夜作伎樂鬧人耳也

廣弘明集卷二十三